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七

宋　衛湜　撰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鄭氏曰牲陽也庶物陰也黄目黄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

孔氏曰案宗伯云以天産作陰德註云天産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動物故為陽也庶物雖出於牲體雜以

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為陰也黄彝以黄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黄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案明堂位云周以黄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黄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黄彝故云於諸侯為上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黄目取諸身也

嚴陵方氏曰以金目為飾故謂之黄目以實鬱鬯而貴臭故曰鬱氣之上尊而謂之尊者以居其所而賛者從者有尊之義故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黄彝處其四此乃言上尊者以尊時之所上而已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

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是已是以詩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盖酌於中也直達於外焉盖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虗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内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延平周氏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黄彝即黄目鬱氣之上尊也盖萬物之於冬則反於土而復於本反於土則終矣故飾用黄此坤所以至

於上六始曰天玄而地黄復於本則可以自見故飾

用目此復所以小而辨於物然周禮謂之彝此謂之

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爲常尊爲變以尊對彝則

尊爲尊彝爲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山陰陸氏曰黄目龜目也氣之清明者也於竿彝爲

上據此司尊彝尊先大彝先小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醓醢之美而煎鹽之

尚貴天産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后斷也

孔氏曰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産及聲和之義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産自然故云貴天産也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嚴陵方氏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醯人醢人

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為主則醯醢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

長樂陳氏曰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鈴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雝雝曰登車聞和鸞之聲有鸞必有和鸞在前和在後詩有言鸞鑣有言八鸞則和可知有言和鈴則鸞可知然則何休言鸞刀之制蓋有所授耳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劌故天以秋

肅物而和之以允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禮書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鄭氏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冠而敝之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

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

孔氏曰自此至治天下也一節總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此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此說其義故云冠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故先冠之也古禮布冠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緌也引孔子之言謂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者言緇布冠初加暫用

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故鄭註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别也　皇氏曰鄭云雜記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者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

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緌雖非禮但冠

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蓋敝有棄意

嚴陵方氏曰緇布之冠大古尚質而未聞有緌末世寖文乃加緌爾玉藻言緇布冠繢緌者兼末世言之也孔子未嘗聞其緌者指盛世言之也

馬氏曰冠者禮之始而嘉事之重者也其數見於士冠禮於此則言其義也故曰冠義緌者冠之飾

山陰陸氏曰據此有兩冠義冠禮亦取此篇然則後所謂冠義又其後人拾其餘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鄭氏曰阼者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每加而有成人之道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者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

孔氏曰案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

此謂適子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其庶子則皆醮於房戶外也三加者曉喻冠者之志意令益大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案冠禮既冠見母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賔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冠而字之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鄭註重難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為之主故冠於阼以著代著則昕以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一加則一醮蓋酒所以饗賔客之物故醮於客位冠於阼則是以主道期之也醮於客位則是以賔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麤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

尊而衣也屨也亦彌尊非特衣屨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延平周氏曰皮弁天子視朝之皮弁也爵弁天子戎事之韋弁也皮弁之色白白則喻其自潔而有所受韋弁之色赤赤則天道下降於南方之色而喻其將出而與物酬酢也以視朝之服而對於戎事之服戎事為大故曰三加彌尊喻其志也然士之冠而用天子之弁服可乎夫冠昏人道之大先王欲重其禮雖

士之賤亦不嫌與天子同服故始冠而用爵弁其猶始昏而用角枕歟詩曰角枕粲兮盖言新昏者也而周官玉府於王之喪則共角枕此所以知先王欲重其禮而雖士之微亦不嫌於與天子同服也

山陰陸氏曰此記適子有故而醮若無故有冠醴無冠醮士冠禮是也醴禮簡醮禮繁醮用酒醴用醴醴在房内醮在房外醴脯醢而已醮有折俎

新安朱氏曰此本無適子字加有成也在彌尊字下

冠而下有已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蓋傳誦之譌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
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鄭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常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
委貌為玄冠也周弁殷冔夏收齊服而祭也三王
共皮弁素積不易於先代
孔氏曰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為
委貌之形殷則為章甫之形夏則為毋追之形委安

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
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鄭註行道
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
委貌儀禮記稱玄冠故鄭云委貌或為玄冠也鄭註
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
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
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
服無所改易

嚴陵方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即初加之緇布冠是矣弁冔收即三加之爵弁是矣皮弁素積即再加之皮弁是矣周尚文故曰委貌周道也皮弁則以白鹿皮為之素積則以素為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襞幅為裳是矣服其服將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

延平周氏曰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

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

馬氏曰始加三加皆不同而再加之冠則三王共之者其義各有所主也若其制則未之聞闕之可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鄭氏曰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弒乃更

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孔氏曰二十而冠五十而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有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五等並依士禮冠子也若試為大夫者亦用士禮故鄭註冠禮記云周之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也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者言夏初以前諸侯

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註云始冠之冠是天子別有冠禮

賈氏曰案喪服大夫為兄弟之長殤降服小功鄭云謂為士若不仕者明其或亦為大夫則不為殤而降

也蓋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此兄殤者既有德行年未二十而得為大夫則是大夫亦不以二十而始冠也儀禮疏

新安朱氏曰引喪服之文見大夫而有兄殤又其兄若為大夫則不降服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必五十乃為大夫也蓋其得為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或已因喪而冠如家語所說人君之例故不待二十而冠也賈意當是如此然則亦為繼世為大

夫者言耳非謂以賢才而選者也

石林葉氏曰自此至德之殺也見於儀禮士冠禮之末其文前後相錯自鄭氏以來不能了故學者至今惑之此專為士冠禮言也諸侯天子無焉所以儀禮繫於本篇之末天下無生而貴者謂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也後世有未冠而為大夫者故言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諸侯天子君薨雖未冠必即位則生而貴矣不可與士比故言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舉諸

侯則天子可知一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此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大夫五十而後爵盖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為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為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

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固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為諸侯天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諸侯無冠禮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況諸侯乎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為士父没則代為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没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用士禮故至夏末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之有冠禮為未冠而父没者造之也

延平周氏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然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子崩諸侯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言此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

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鄭氏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者子孫常能法其先父德行也以官爵人德之殺言德益厚爵益尊也

孔氏曰繼世以立諸侯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昕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士又德薄而無爵也

講義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欲其脩德以繼統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嗣大夫則無之者盖諸侯繼世以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故也諸侯必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殺也

延平周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其祖考之賢也官有尊卑德有大小故以官爵人則德之殺也

新安朱氏曰自繼世以立諸侯至死無謚此盖老子

不尚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民各推其賢者奉以為君没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為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於中古乃在上者擇人任官而為之爵等此則德之等殺不及上古之時矣乃至於周而有謚法則生而有爵者死又加謚此則又其殺也上古人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謚法故雖有爵而無謚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

新安王氏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此文繫冠禮下夫天子元子冠同於士其餘與士不同雖君儲副有君父在上故冠用士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象法象也父祖之賢子孫能法象之故使之雖未冠南面君國是以諸侯別有冠禮也爵言命為大夫也視諸侯德有殺故冠惟士禮與諸侯不同此言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鄭氏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以士為主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爵不及死不制謚

山陰陸氏曰古謂周時生無爵蒙上文以官爵人則大夫以上乃謂之爵今記時死則謚之案檀弓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則作此記者魯莊之後人歟

延平周氏曰謚者行之迹故古者生而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盖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新安朱氏說見前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鄭氏曰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政之要盡於禮之義

此知其義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曰此經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籩豆事物之數淺易可布陳禮之義理深遠難知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所以治天下也

橫渠張氏曰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末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

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

祭之義

嚴陵方氏曰經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所謂奇偶者其數也陰陽者其義也能守其義然後有以制禮能陳其數止可與行禮故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内故難知然知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亦未免失其義焉又何以治天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正謂是矣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以為禮者禮之義也而其禮之為禮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而非尊其數而已也為祝史者特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故可知其義則莫非性命之理故難知果知其義則聖矣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馬氏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為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意而其重猶在於意也先王為禮未嘗不寓之

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山陰陸氏曰孔子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延平黄氏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禮者猶陳其數焉

新安朱氏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

之事而忽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鄭氏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曰禮之義也取於異姓謂同姓姓則多相褻也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直信二者所以教婦也事也事人事猶立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

孔氏曰自此至人之序也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嗣生焉此與下昏禮為目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别之義也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賔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註云賔不稱幣不善是也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者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

婦德者貞信是婦人之德

橫渠張氏曰以義禮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正為無嗣承祭祀之重猶可再娶雖再娶尚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今於祭祀凡再娶者其配並列於人情未安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娣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內事自卿

大夫以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不得已蓋其始昏固未嘗有約至於再也不奈何為承家為祭祀之義大故再娶也生而再娶於情固未安葬而同坎則褻尤甚滋不可也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之止當祔一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譬之人情一室

之中豈容二妻故以義斷之唯祔以首娶繼室別在一所乃安又非如姪娣彼自是妾與適葬者異竁而殊封是衛人之祔也離之必也一穴而異坎為安石林葉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非特賛祭祀凡大宗之統其闕親者亦不可無也然則婦人得再嫁乎據此理則婦未有二夫者也然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然必有故焉周官媒

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無故不用令者罰之繼言司男女之無夫家者鄭氏謂故如鰥寡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見孔子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不得不嫁者君子亦通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娶異姓所以附遠不娶同姓所以厚別且

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幣必誠者無飾其意以偽也辭無不腆者無致其情以曲也辭無致其曲則告之以直故也幣無飾以偽則告之以信故也故繼言告之以直信以事人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為事故信為婦德也上兼言直而下不言直者蓋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矣不改謂不改而他適也以其不可

改故雖夫死不嫁

延平周氏曰昏之以禮而告之以信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不嫁然有不能以自存者夫死而嫁可也此共姜之父母欲奪而嫁詩人有柏舟之興葢柏雖可以為舟特非舟之所宜共姜雖可以嫁特非共姜之所宜以共姜有可以自存之道也

馬氏曰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與此同意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道

其昏姻之情幣以将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道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故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為德然後可以事人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惟厲之階言無信也一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至昏禮不賀亦昏義也而言昏

禮男子制義禮婦人之事也據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士冠禮記冠義昏禮記昏義以此不腆辭也凡謙詞稱不腆今辭不云不腆告之以直信也據聘禮主人曰不腆句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春秋傳曰不腆句敝器不足辭也又曰不腆句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告之以直信者直告之以信而已故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昏禮父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所謂

告之以直信也若信而有從違則有義存焉非直信而已然非婦事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鄭氏曰先謂倡道也

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

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山陰陸氏曰陽唱而隂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矣

執摯以相見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别無義禽獸之道也

鄭氏曰摯所奠鴈言不敢相䙝也人倫有别則氣性醇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

孔氏曰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與婦相

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

嚴陵方氏曰壻先奠鴈乃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

別之道章則所以明之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

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正謂是矣男女有別則

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成然後可以傳世故有父子

之親焉上言父子親則知下言義生者謂君臣也君

臣之義上下之分而已故義生然後禮作禮作則上

不偪下下不僭上故萬物安也其序與繫辭所言合

凡此所言不過有別有義而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以是歟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内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馬氏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内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

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别則袵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

延平周氏曰始於男女有別而終至乎萬物安者非禮之妙孰能與此

山陰陸氏曰章讀如章物之章春秋傳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鄭氏曰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

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者車居前也從謂

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

孔氏曰案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是壻

親御授綏也壻御婦車授綏欲親愛於婦令婦之親

己也

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

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為義親所以為仁先王之所

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馬氏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之遠之則怨故不可以不親之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二女嬪于虞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先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概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於此也婦者恒

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

延平周氏曰夫者以知帥人者也而大夫亦謂之夫者大夫以知帥人之大者也然夫人亦謂之夫何也夫人謂之夫猶后妃謂之后蓋后乃命其夫人以下者而夫人乃帥其九嬪以下者

山隂陸氏曰壻親迎親御授綏咸卦是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恒卦是也

講義曰夫敬而親之先王雖得天下之道不外乎是盖齊家治國平天下實出乎一道詩大序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矣

盱江李氏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畀其夫未有能從夫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内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

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鄭氏曰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

孔氏曰廣陳敬事也玄冕助祭服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用助祭之服齊戒自整勅而親迎是敬此夫

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妻爲内主故有國者是爲社稷内主也

嚴陵方氏曰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固所以致敬也社稷主者夫爲主於外婦爲主於内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爲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之禮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卑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

同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禮衣士褖衣是從夫之爵也大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是從夫之齒也延平周氏曰玄冕事鬼神之服也齊戒將以事鬼神者故昏禮而用玄冕齊戒者所以鬼神其陰陽之配也婦人無爵而周官内宗則内女之有爵者外宗則外女之有爵者何也内女之夫即王子弟而外女之

夫即公卿大夫則其所謂有爵亦從夫之爵也

馬氏曰玄冕齊戒祭之重者也以祭之所重而用於昏姻之際則明其重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也

山陰陸氏曰鬼神陰陽神明之也神明之也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

之室也

鄭氏曰陶匏大古之禮器也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為家事之主也

孔氏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厥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也明日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餕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案

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賛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脩奠于姑席賛者醴婦婦受醴畢舅姑共席于奥婦盥饋特豚卒食一酳婦即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士禮也降自阼階授之室者謂適婦也婦餕餘禮畢舅姑從賔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禮之至也凡為人子者居不處奥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者

以其有父在也至於冠禮則冠於阼階而昏禮又婦降自阼階何也先王欲隆冠昏之禮而不嫌於無父是以有斯須之敬也

嚴陵方氏曰盥謂盥手畀以致其潔饋謂特豚畀以致其養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賔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室而為之主男以女為室故以室主之

山陰陸氏曰䎽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三王作牢用陶匏言三代所不變也冠禮著代而已

此授之室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

鄭氏曰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序

猶代也

孔氏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静之義以脩婦道

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

河南程氏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則得之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

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延平周氏曰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父則哀之可也故不賀

馬氏曰三十而娶人之次序所當然也故不賀

山陰陸氏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所謂晦時以此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昏禮執雁豈亦以此歟

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為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

昏之為禮其陰禮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鄭氏曰尚用氣尚謂先薦之爓或為腥滌蕩猶揺動

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祭祀之事尚謂貴尚鄭注云先薦者對合亨饋孰為先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並未孰是用氣也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尚聲故未殺牲先摇動樂聲以求神也

闋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血腥爓三者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殷人尚聲者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樂之有聲蓋出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人而已樂三闋者

以陽成於三故也三闋則樂成矣然後出迎牲所以為尚聲歟聲者樂之象音者聲之文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為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馬氏曰有虞氏之意以為鬼神之所享在於敬而不在於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為始記曰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皆不敢用褻味而貴氣也有虞氏之祭尚氣殷人從而

文之故尚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魂也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鬼神處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度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之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烟為

主地以薦血為主者百王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爓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爓皆以為祭是故為尚氣也所謂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陰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後王彌文氣目事也聲耳事也臭鼻事也味口事也血幽而未明腥明而未著爓温而未孰有虞氏尚氣未有

臭味殷人尚聲有臭味而未成滌其聲使清蕩其聲使濁

長樂陳氏曰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樂以瞽宗則主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葢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闋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為文也樂三闋則減矣

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為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間捨聲音之號何以哉　又曰那詩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曰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其細以成大此經言尚聲豈不以樂之大然邪並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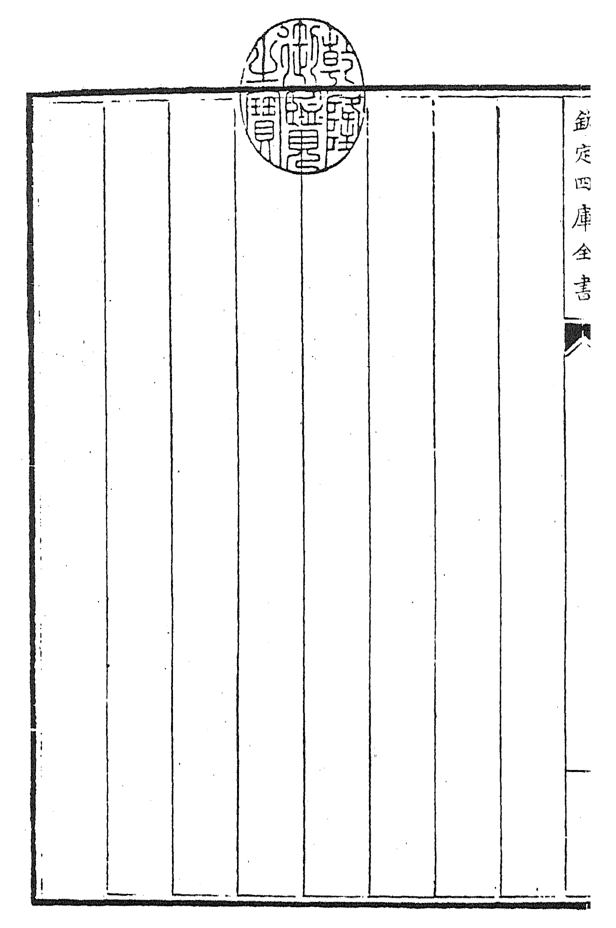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禮帝王所同而必別言之者隨

其所尚各有所先也戛擊鳴球祖考來格虞非不尚樂也而商樂視舜則愈備猗那之詩可考也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商非不尚祼也而周祼視商則愈重旱麓受祖之詩可見矣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有茹毛飲血之意也殷愈尊鬼嚴於求神樂闋至三而後迎牲滌蕩者澡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

嚮答也周樂九變兼用六代視商愈備而納牲必俟灌鬯之後故曰獻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是裸尤在於聲歌武舞之先也

禮記集說卷六十七

謹案卷六十六第三十二頁後五行黻則兩已相背刋本背訛弗據義疏及爾雅釋言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周廷琰

謄録監生臣錢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九十六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八　　宋 衛湜 撰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欝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

焼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萛或為薦孔氏曰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煑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註鬱人云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圭璋為瓉之柄瓉所以𣂪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瓉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

周言用玉則般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
後迎牲也灌是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隂氣也蕭合黍
稷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此
謂饋食時以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焫
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尸
竟延尸戸内更從此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
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
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也

長樂陳氏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記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致曲

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則羶膟膋之氣也薌黍稷之氣也蕭合膟膋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膟膋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羮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為饋食之

焫蕭禮書

嚴陵方氏曰鬱鬯二者皆味也則其為臭隂而已故能達於淵泉淵泉以言其幽也灌以圭璋謂君灌以圭瓚后灌以璋瓚也見明堂位解玉之為氣如白虹則潔之至也能交三靈而通之亦以其氣之潔而已故祭祀每用焉迎牲之禮固已重矣而在既灌之後則以致氣為先故也蕭黍稷三者皆氣也則其為臭陽而已故能達於牆屋以言其顯羶者天産之臭染蕭以膟膋故言羶合蕭以黍稷故言薌

馬氏曰殷人既尚聲周人從而文之故尚臭臭氣也而氣有陰陽之别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所以致陰氣也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易曰觀盥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鬯者以秬黍合鬱草而為之既成然後和之以鬱金之汁蓋人之死也形魄歸於地非求諸陰不足以格其神也故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也灌以圭璋用玉氣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

出迎牲致陰氣此舉其尚臭之時也迎牲在於祭之始而既灌之後然後出迎牲而殺之是所以尚臭也臭陰達於淵泉以下之深者言之也臭陽達於牆屋以宗廟之所有言之也蓋魂魄具然後為人周人既以求諸陰又以求諸陽言之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殺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謂之尚氣謂之尚聲謂之尚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主也

延平周氏曰於鬱合鬯言臭陰於蕭合黍稷言臭陽

何也灌雖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故謂之陰煙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上達故謂之陽

山陰陸氏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腤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降淵泉虛而難窮牆屋實而難徹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求諸隂陽者一隂一陽皆自然之理非人為之偽也故曰凡祭慎諸此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内故言氣於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於天成形於地及其死也形魄復歸於地以其歸於地也故不可不求諸隂以其歸於天也故不可不求諸陽然則聖人之為此也豈徒陳其數而已哉亦有以知其義爾故曰求諸

陰陽之義也先求諸陽則尚聲故也先求諸陰則尚臭故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以𣪊為求陽周為求陰則知有虞氏之尚氣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夫一祭之内氣也聲也臭也三者未嘗不兼用焉經之所言特以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

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逺者與

鄭氏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奥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

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於彼於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

孔氏曰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故知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朝事之時也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祭於主前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當

此時王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面也上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升首下云索祭以文次之故知直祭祝於主當薦孰之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於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於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

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内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内平生待賔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註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

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此解索祭為祊之時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祭於祊者庶幾求於遠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鄭註云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居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

東面是也鄭此註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委曲也云謂之祊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嚴陵方氏曰詔祝於室即血毛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

事是也索即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他求也以祊在廟門之旁猶為遠而已故復祭于祊而繼之以尚曰求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豈實為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馬氏曰自詔祝於室至於索祭祝于祊其言未必皆有序而詔祝於室者求之於内之深者也索祭祝于祊者求之於外之遠者也求之深求之遠蓋不知神

之所在而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鄭氏釋直祭祝于主謂薦孰之時謂之正祭而血腥之屬所以盡敬心蓋非是也釋索祭祝于祊以正祭日言之抑又非是也

山陰陸氏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謂詔祝於室朝事延尸於户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

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盖殷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膟膋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於室詔使入以詔神方是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盖神格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於室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

于主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於祊而已是之謂索祭若有司徹尸出于廟門卒暮有司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如饋之設當此節焫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閒以為未也故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為未也故用牲於

庭升首於室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也又以為未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直祭祝于主求諸近也索祭祝于祊求諸遠也求求之而已若索索也

藍田吕氏曰不知神之所在故尚氣尚聲尚臭以求諸天地陰陽之閒不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室於堂於祊以求之不知神之所依故有主有几有尸有幣以主之不知神之所饗故肆爓腥孰三牲魚腊水草

備物以祀之矣

延平周氏曰祊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鄭氏曰倞猶索也倞或為諒肵者為尸有肵俎此訓也福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犆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答

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嘏長也大也此訓也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孔氏曰此皆訓祭祀所為之事案特牲少牢設餕後尸祭餕訖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餕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又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首也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鄭引特牲證饗尸時節尸荅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設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尸遂祭與啐之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此經尸為陳諸本尸為主尸是神象當從主

嚴陵方氏曰索祭祝于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為言倞也倞強也首謂升首也首揎而直支偶而曲故曰首也者直也以

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妥食則有侑入或逆之升或延之凡為此者豈苟然哉亦心鄉之而欲神饗之而已故曰相饗之也福而有嘏之義中庸言大德之得禄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禄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且壽禄為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山陰陸氏曰祊之為言倞也以為不知神之所在故又求之如此肵之為言敬以祈為在是焉敬也故曰祭如在富也者福也左傳所謂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是也首也者升首於室是也升首而已則以直故也亦如是而後可以直祭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是之謂直若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是有見於富無見於直故曰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相饗

之者相主婦也經曰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昬禮是也又曰鄉之然後能饗焉蓋祀主人所自致也他人所事祭而已若饗非夫婦有不能鄉亦其親或不饗也無期長也無疆大也不言言是詁也非言也爾雅曰嘏大也尸陳也在釋詁以此尸陳也故尸神象而已嘏長也大也故祝將命而已尸陳也者神無象也以尸陳之而已若神主則主之大者也經言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此言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

也此訓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此詁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
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鄭氏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
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
孔氏曰毛血謂祝初薦毛血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
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
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

純善之道也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嚴陵方氏曰信南山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蓋謂是矣幽所以告其內之純全所以告其外之純祭祀之道以純為貴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又曰祀於一純二精是矣經血腥爓祭用氣也然腥爓之氣

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夫鬼神無形也有氣而已則交之者可不盛其氣哉五行之氣在天則為五星在地則為五材在人則為五臟之氣各有所主而牲亦象之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

延平周氏曰肺者氣之主肝者筋之主心者血之主而皆以為貴氣之主何也臟有五而位三肺心位乎

上肝腎位乎下位乎上陽也位乎下陰也肝者位乎下之上而為陰中之陽陽者氣之主陰者體之主故肺肝心皆氣主也而三代祭先所用不同何也周以火德王天下而肺臟屬金故祭先肺示火之能勝於金也殷以金德而肝臟屬木夏以水德而心臟屬火是三代祭先皆用五行相勝之法以順天地性命之理也然五行相勝之法盖起於陰陽之學果聖人制禮之意亦有取邪嘗考之於書在洪範則水先之火

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又次之者生之序也在大禹謨則水先之火次之金次之木次之土又次之者乃相勝之序也推此而言雖聖人蓋有取也

山陰陸氏曰告幽全之物非志也是物也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幽言內全言外告全物以毛告幽物以血以毛血該之凡如此貴純之道也不言祭血以血名祭以血祭乃所以盛氣也血陰也氣陽也善攝生

者血欲少氣欲多故下祭肺肝心則血祭有虞氏之事也有虞氏祭首亦以此夏后氏尚黑水氣之王也殷人尚白金氣之王也周人尚赤火氣之王也肺受制於火周人以火德王而祭肺焉祭其臣於我者也祭其臣於我乃所以貴我也他放此

長樂劉氏曰凡牲之博碩肥腯由血氣之盛也氣行而血從之所以盛也氣不可得而薦薦血所以盛大其氣焉故心也肝也肺也雖皆陰藏而氣以之為主

故先祭之氣亦從其所主而可羞矣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鄭氏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

孔氏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

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肺是五藏在内水屬北方皆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朝踐時祝取膟膋燎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為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嚴陵方氏曰黍稷地産皆隂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

氏所取於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
也凡此皆取而祭之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詩
言取蕭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
情報主乎物之理
山陰陸氏曰祭黍稷加肺少牢所謂上佐食取黍稷
下佐食取肺尸受同祭于豆是也祭齊加明水即此
所謂明水涚齊貴新也鄭氏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
玄酒則讀加為尚之誤也經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

之尚報陰當朝踐之節報陽當饋食之節報陰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可知肺内而在上首外而在上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鄭氏曰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幭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為汎齊新之者敬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孔氏曰設明水及涚齊貴新絜之義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涚齊即上所言祭齊加明水是矣涚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涚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潔誠著見於此水蓋汙則暗潔則明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司尊彛之職謂欝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盎齊涚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涚酌此言明水涚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涚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山陰陸氏曰齊盎齊也盎齊涚酌凡涚新之也蟬捨畢織趨高謂之蜕蓋亦如此夫祭祀所為貴者何耶亦曰貴純貴新而已内外如一純也始終如一新也

由主人之潔著此水言苟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為明故曰是誠在我者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鄭氏曰割解牲體

孔氏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

嚴陵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

勞割謂割牲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延平周氏曰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而亦莫不知有親也蓋先王設教之意常寓於甚微之間

山陰陸氏曰凡祭稽首不必肉袒肉袒不必稽首薦之者此歟蓋朝踐以前以素為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之事多服臣之事也非子之事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鄭氏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

孔氏曰義宜也事祖禰宜孝是以義而稱孝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惟稱曾孫言己是曾重之孫也　熊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鄭註直言諸侯而不及大夫者略也　庾氏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

嚴陵方氏曰稱孝孫孝子者以示子孫得四海之歡心也稱曾孫某者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累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自稱以此則疑於自矜祭而稱之且無所嫌者則有義存焉耳故曰以其義稱也稱曾孫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故曰謂國家也某則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禰稱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案少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

孫名今略之某之名外也外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
家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
孫周王發相主婦也故曰盡其嘉而無與讓也是之
謂夫婦親之讓賔客之事也嘉夫婦之事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鄭氏曰治肉曰肆腍孰也爓或為腤
孔氏曰肆剔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
或薦煮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

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耳
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爓而未腍之謂爓孰而爲殽之謂腍孰謂之腍若禾之稔故也由主人內盡其敬外盡其物也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鄭氏曰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

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孔氏曰斝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詔告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未敢自安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耳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

嚴陵方氏曰斝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斝之卒爵而飲之蓋言是矣詔妥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是矣蓋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爲是詔之也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爲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爲尊故坐有事謂若舉斝角之類也禮

罷言夏立尸而卒祭是矣至周文備豈復然哉故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其敬如是固不以子行無事則立也見乃謂之象神隱而尸陳以其陳者見於隱者故曰尸神象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此主祭祀言之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兹非將命乎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天子舉斝諸侯舉角凡祭祀灌

獻用斝齊用醆酒用爵知然者以春秋傳瓘斝玉瓚
盎齊一名醆酒知之也斝以灌也灌非以飲也以歷
而已所謂量人受斝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斝角
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
祼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
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
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坐也尸是象而已其所
謂神在彼不在此也祝將命也其所以命之主人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鄭氏曰縮酌用茅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蓆之以茅縮去滓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昬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醆酒涚于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

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

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涚于醆酒者泲秬

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

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

鬯者秬鬯尊也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

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

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

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

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孔氏曰此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縮泲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旣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欲泲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鄭知以事酒泲醴齊明謂清

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鄭云皆新成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醆酒涚于清者涚泲也泲謂泲漉也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不用茅也周禮云盎齊涚酌又醴齊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醆故鄭知醆謂盎齊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鄭云久味相得也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涚時祭二齊三酒

與鬱故此記者釋之獻謂摩莎既以事酒涗醳齊清酒涗盎齊則涗秬鬯應亦用三酒今乃用盎齊者秬鬯尊故用五齊涗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涗之事相宜也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涗醴齊以明酌涗醆酒以清酒涗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涗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涗於舊醳之酒也就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舊醳謂昔酒作記之時以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

而泲之也舊醳之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爲薄故用泲

此清酒清酒冬釀夏成其味厚也國語曰厚味實腊

毒

長樂陳氏曰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

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

甸師祭祀供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蒩司巫祭祀共

蒩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

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

也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甸師註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士虞禮註謂將納尸

以事其親為神起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説皆不可攷男巫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蕝設表望公羊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幂爵可以御柩雜記或菹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好問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菹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彦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

理或然 禮書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尊彛鬰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王氏謂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涗酌以酒涗而後酌也鬰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涗酌此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縮謂泲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字者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故也酌謂酌取酒以獻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祭祀之德欲如此故也縮之清而明故曰明酌尊也周禮曰盎齊

此曰醆酒何也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汁獻涗于醆酒即鬰齊獻酌是也以煮鬰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言其事鬰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醆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涗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醆酒涗之而已涗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

也前言凡涚新之豈非以明故新歟然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祼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經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醳之酒涚清酒醆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雖然此以舊酒涚之則失先王貴新之意矣取其明之之意可矣

延平周氏曰周官酒正之職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

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盖醴齊與泛齊則為濁故為縮酌即此所謂縮酌用茅者也謂之明酌者凡物之濁則昏清則明醴齊以其濁故縮之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盎齊而下至涚齊則為少清而無待於縮以茅惟涚之而巳故為涚酌即此所謂醆酒涚于清者也清乃三酒之一也然所謂鬱齊獻酌何也鬱齊之味尤為薄而尤非人

之所可飲但著之而已故為獻酌即此所謂汁獻涚于醆酒者也而必涚于醆酒者蓋汁獻之味薄於醆酒故以醆酒涚之其猶醆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涚之也然言明水涚齊則盎齊而下涚用明水而從其味之薄此言醆酒涚于清則盎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所以反本反本所以致神道而用清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人道也

山陰陸氏曰縮酌醴齊也以茅縮之而後酌茅明也

故謂之明酌醆酒盎齊也以挹之在醆故謂之醆酒以涗之在盎故謂之盎齊知然者以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知之也且方涗之以水是齊而已凡盎言齊以此及涗于清然後謂之醆酒汁獻涗齊也謂之汁汁陰陽之和也月令曰天時雨汁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穫禾報社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

孔氏曰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

嚴陵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為己耳此之所言

王為民也

山陰陸氏曰有祭而由之有祭而辟之由若祭門之類辟若祭厲之類

延平周氏曰祈也報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有以節文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鄭氏曰齊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孔氏曰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所祭者謂親也

嚴陵方氏曰凡物之理陰則静陽則動幽則深淺則明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静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而哀樂欲惡貳其心矣豈所以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徳齊之服其色若是豈不宜哉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其静而深故也

為神而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為鬼而齊必見其所祭之鬼

山陰陸氏曰凡祭大事以玄冕小事以玄端鄭氏謂以衮冕祭者以衮冕齊以衮冕祭者以鷩冕齊非是此篇始言貴誠之意故以齊終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延平周氏曰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而陰雜之也天道在北方則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則無思也然亦不

能無思故齊之服玄衣玄冕從其以陰幽而思也

禮記集說卷六十八